

姚恩健 著

趙玉林辭章藝術摭談

姚恩健



中國文化出版社

閩風詩詞系列之三

趙玉林辭章藝術概談

姚恩健著



姚恩健 著

闽风诗词系列 之三

赵玉林辞章艺术摭谈

作 者：姚恩健

责任编辑：陈道衍

出版发行：中国文化出版社

电子信箱：ccp@hkfirms.com

印 刷：福州鑫海印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91-87955196

规 格：1/32

开 本：889X1194

印 张：5

字 数：15 千字

印 数：500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一版

书 号：978-988-16374-8-2



9 789881 637482 >

中文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致從遊不歎遲，書山辭海索遲遲。
 前斟酌回春酒，壇下推敲即事詩；
 名記文章華國訓，敢忘肝膽為民資。
 德門壽慶祈珍攝，虔謝師恩奉玉卮。



謝師鴻暑許臨池，惠我頑筋柳骨猶。
 文苑典模宏道篤，章標風雅博經宜；
 華而執實其衷一，國以恒強厥政熙。
 墨煥清芬垂洲遠，寶書懸宅客盈扉。

春來百鳥語遲遲。
柳絮浮雲闊遠隨。
欲問元音何處出？
鼓山靈響韵參差。



年登九五不迷惛，
杖策雪峰般若門。
簾枕柳杉添好夢，
襟懷鸞嶺去忧根。
松間明月輞川石，
湖上清風弃疾軒。
枯木夕陽情在在，
佛灯长照又新元。



木蘭禪鐘透夕陽，
丹楓綠篴柳相長。
盧鵲訝見朝來聖，
蛺蝶驚飛納晚涼。



卿我我卿同命鳥
死生生死可憐虫
琴亭惠水濫和处
千古真情蘊此中。



精深高古盡攸宜

駢偶詩鐘氣格奇
十讀無山指瑕句
始承鐘國太宗師





弁 言

船山先生云：“古人修辞立诚，下一字即关生死。”余研读赵玉林老先生诗词，信此言不讹也：日览佛子明璧诗，韵合风雨之润；夕聆鼓山灵响，声吐星汉之华。而其辞达，漫品蕴藉雅正；而其旨远，细味清超俊逸，能无南天一柱之礼赞欤？“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因检眉批手记，汇作《赵玉林辞章艺术摭谈》三十六篇，以飨同好。白发无情、青灯有味，共赏赵老修辞之诚美，乐何如哉！

《摭谈》草就，即请赵老手迹，奉比闻知，谦逊辞谢，经坚请，乃索得手书诗稿四十馀幅，分别插附节末。赵老为国家一级美术师，诗书兼擅，当代名家。其书也，功自兰亭，珍若拱璧，可以鉴赏，可以临摹，心慕手追，不亦说乎！

《摭谈》付梓，又承授业师李联明教授、辞章学专家郑颐寿教授颁序增荣，联肩指点鉴玉赏珠；又承福建师大陈祥耀教授欣然题签，晖映半亩方塘。诸师之高情高谊何似！怀璧在前，宗师仰止，吾人岂敢安于逸豫、怠于研读而辜负老先生之殷望耶？

左海琴亭瓮翁斋姚恩健壬辰仲冬
写于篁村中央公园紫薇轩

恩健上築中央公園焚香賜以

月華讀古園月作月華歌見示

以此賀

月華付到清古聲
天仙龍鳴報道年
堂來老杜
浣花好韻滿江城

佛子家聲未足外
望辛卯歲次

清词丽句必为邻

——《赵玉林辞章艺术摭谈》序

李联明

“辞，达而已矣”，出自《论语》。从字面看，似乎说的是文辞只要能够达意就可以了，语气比较轻松，历代都有人解读为，作文只需表达所思所想，无须修饰，不求文采，否则就是走上邪路。但这恐非孔夫子的本意。因为他还说“不学诗，无以言”，而且，关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情欲信，辞欲巧”、“其旨远，其辞文”的评说，还分别记载于《左传》、《礼记》、《易·系辞》等典籍之中。此外，有关文字的“修饰”、“润色”的概念，也首先见于《论语》。《广雅·释诂》：“润，饰也，谓增美其词，使文采可观也。”朱熹注：“润色，谓加以文采也。”可见“辞达”不像有些人（如道学家们）说得那么简单片面。对此，苏东坡讲得最为豁达。在《答谢民师书》中，他先是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进而阐明“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在他看来，做到第一层次的“了然”（得于心）已属不易，而使“了然”臻于第二层次（应于手）则尤其难。面对这一高标准的“辞达”，苏轼的结论是：“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

矣。”也就是说，“辞”至于能“达”，意味着文采已极为丰富。接着，他还引用恩师欧阳修关于文章是“精金美玉”的话，更加证明了他对辞章艺术的高度重视。我倾心于苏东坡对孔子命题的演绎和升华。须知，诗文固然属于意识形态，但艺文之所以为艺文，当有其自身的规律，如修辞、章法、声律等等文学形式、技法诸元素，都是人类在精神领域的长期积累和伟大创造，岂可等闲视之，须臾忽之？

跟“辞，达而已矣”正相配称和互补的还有孔老夫子的另一句话。那就是《易·乾·文言》里所录的“修辞立其诚”。这个命题，也被古往今来文人诗家奉为圭臬。把这两个论断串连起来，那就是辞必达于意，意须本乎真。这个“真”字是何等紧要，几乎没有一位名家不把它当成自己坚守的铁则和底线。赵老也说“语自肺肝深处出”，“诗写性情重一真”，“我手我口勿相背，披肝沥胆涤烦忧”。从文艺美学的视野来考察，这“真”应该包含好多内涵。它既是“发自肺腑”的真，又是“物我交融”的真，是“形象生动”的真，又是“富含审美韵致”的真。艺术思维不仅是情思与形象互牵互动的过程，同时是意象与辞章共创共生的产物，“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物我交融，文质彬彬，丝丝入扣，艺术魅力便油然而生。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五：“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无论古今，只要清词丽句他必欣赏，但他所推崇的是情采并茂、表里相资、情真辞巧的清词丽句，而跟罔顾内容、

专事藻饰的浮词艳句大异其趣。宣示传统文学的主流价值取向,是这一绝句所传递的重要信息。恩健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和思路,精心揣摩领悟赵老的修辞艺术,这就使他的研究工作始终走在正路上,惟其如此,他才能探骊得珠,揭示诗家的艺术真谛。

当然作家的个体实践千汇万状。常见的就有“刻意求工”型和“天然浑成”型。前者为了表现特定情思,精心修饰,反复锤炼,呕心沥血,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也;后者不假思索,信手拈来,笔随意转,出口成章,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也。除了确属平庸、低俗者外,无论哪一种,都不乏在艺术上所下的功夫,所作的追求。古体诗词讲究音韵格律,是所谓“带着镣铐的跳舞”,不像新诗那样自由自在。但古往今来,顺应着这种严苛的约束,却锻炼出了诸多行家里手。他们凭借着丰厚的学养,娴熟的技巧和睿智的机变,驾驭格律,左右逢源,从心所欲,不逾矩度。两种创作态势,不分轩轻,各有悠宜。“苦吟”派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自不必多说,“直就”派虽率尔无痕,背后其实也大有文章;只有基于才学和技巧的厚重积淀,才可能获得瞬间井喷式的迸发。赵老所说的“一笔须修十载功”,便是这个意思。即以脍炙人口的两联为例,“邦家骨肉双重重,道义文章一担担”。赵老在唱和时,倚兴挥毫,自然中节,未必临场琢磨这是在运用“转类”格或“兼类”格,以及追求属对工整、铢两悉称的章法之类,但相关的学识和经验,诗家早已蕴蓄于心底,却是不争的事实。“五十年

前争一榜,几生几死几枯荣”当然包含着如恩健所说的“连叠三个疑问代词‘几’字成排比的修辞艺术”之妙用,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日赵老在登塔即兴吟诵时,发乎情不能自己,压根儿未曾顾及“排比可以畅神”之类的修辞规则。老道、熟稔的技巧,犹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融入其中,于是成就了“看似平凡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艺术效果。

话说回来,虽然许多艺术手法被有形、无形地融化于内容之中,乃至读者对许多诗歌无须多加指点,亦可径直领略作者的真性情,但这丝毫并不冲淡或贬低恩健劳作的意义和价值。读者凭借自己的审美直觉,可以受诗人的感染,以至为之倾倒,但对其中创作的艰辛和构思的奥秘却未必都能了然于心。诗究竟“美”在哪里?功力在何处?其深层次缘由,仍有赖于评论者的解读。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能理解它,而理解了的东西肯定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恩健本身是诗人,备尝创作的甘辛,这就使他的评点更能体味个中三昧,不至于隔靴搔痒;同时,他又是赵老的及门弟子,经常随侍左右,耳濡目染,对老师的身世、个性、思路、追求,对许多诗作的特定语境心领神会,因而较能敏锐地捕捉和理解其间的含蕴,见人所未见,扩人之已发,不至于雾里看花,泛泛而谈。凭借着这两种优势的叠加,他一列举了赵诗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和写作技巧,剖析它的精妙之源,探索它的通变之道,帮助读者深会其意,畅通其感,细品其味,知其然又知其所已然,从而加深理解诗歌的含蕴,感受

赵老佳作的魅力,进而举一反三,提升自己的审美欣赏水平。而就修辞学学科建设而言,赵老的创新和佳构,也可以为之增添一些鲜活的佐证,引发某种新的思路。这该是这本书价值和贡献之所在吧。

半个世纪以前,恩健曾修习过我主讲的课程,至近年交往始密。作为省直机关干部,无论理论水平、业务能力、文字功夫,都具备了公务员良好的素质。但他淡泊名利,耿直处世;工馀时间,潜心文史,专攻诗艺,坚守书生本色。年逾古稀,虽衰病侵寻,仍立雪赵门,用功深造,笔耕不辍。为此,在一次通话中,我称赞他“不觅封侯但觅诗”,他感奋异常。当即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七律》一首,诗云:“不觅封侯只觅诗,恩师电话的评词。未曾避席峨冠斥,更以敲壶短绠嗤;世味苦甘晴雨日,人生穷达细粗枝。自营重叠留中句,胜却都堂五彩璫。”其间况味,使我不胜感慨。此后,凡有新作,必寄来让我共享。日前,他送来书稿,酷暑之中,仔细展读,收益良多。由此,我欣喜地得知,他的触角已伸及旧体诗王国的方方面面。不难看出,如今的恩健不仅工诗作,善诗评,且涉诗论,谙诗史,“觅”之踪迹可谓广矣,这使我颇感欣慰,并萌生了新的期待。

盛世兴文,百花争妍。改革开放以来,古体诗词呈繁荣复兴态势,各种诗社、诗会、诗刊、诗网,有如雨后春笋,她以语言美、音乐美、建筑美三者兼具的特质,为林林总总的文化广场增辉添色,目前正向大众化、潮流化、多元化拓展。她的普及和提高,对于活

跃群众(特别是老龄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虽说其间难免出现某些内容落套、语言粗糙、用律杂乱等现象,但就总体而言,在普及基础上逐步提高,却是已然的趋势。可喜可敬的是,一批饱学高才之士,坚守个性化、精品化乃至经典化的高地,致力于打造既古味醇正又新意盎然的力作佳制,志在续写传统文化的辉煌,引领大众潮流的健康走向。其间,便时见八闽耆宿佛子明璧的身影。我以为,赵老那数以千计的诗作,无疑是一座弥足珍贵的艺术宝藏。对这座宝藏可以作全方位、多维度的开掘。本书以修辞艺术为主体,或点评,或漫议,或逐层开掘,或借题发挥,篇什之间,章法各异,然均不乏亮点。我意还可以之为基础,进一步加以提炼、整合,从意境、章法、声律、气格、用事、通变等方面深入掘进(实际上作者已不同程度地有所涉及),分门别类地对赵老诗作更清晰系统的剖析,以期构筑赵诗的诗评体系,展示多彩的美学景观。此项工程自非轻而易举,唯寄厚望于姚君焉。(文中波浪线为恩健所加)

2012年8月

作者简介:李联明,1935年生,福建福州人,福建师大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执教于母校。后任福建省文化厅厅长。主要著作有《文学概论》、《跋涉与求索——文艺美学论文集》等多种。

诗词辞章刍议

——读姚思健《赵玉林辞章艺术摭谈》

赵公玉林先生，工诗善词，思维敏捷，倚马可待，至今已出版《灵响居诗文存》、《灵响居随笔》、《左海吟墨》、《七发集》（合作）、《海岳弦歌集》（合作）等多部诗文集。其诗词，情信辞巧，意境深幽，耐人百读不厌，口齿生香，被誉为当代诗坛国手。只是不少诗词语言，风格蕴藉，犹如作者绣出之五彩鸳鸯，阅者看不出其“针法”，于是也就“不能领悟”（借鲁迅语），殊为憾事。姚思健先生亦工诗，又擅修辞，有诗集《紫薇吟草》、《Q歌》及修辞学专著《古诗辞格举凡》问世，可为赵老之知音；在研读赵诗之余，随手掇英，著成《赵玉林辞章艺术摭谈》一书，索序于余。余与姚兄均福建师大校友，情深谊厚，“尊敬不如从命”，冒昧简述管见三点，以求正于赵老夫子与姚兄。

首论，以“诚美”论诗，抓住评诗之圭臬。

姚兄云：“白发无情，青灯有味，共赏赵老辞章之诚美，乐何如哉！”（《弁言》）——以“诚美”为纲，揭示辞、意之精华。“诚美”两字，可谓深中肯綮，揭示出全书之大纲与写作之动机，诚为卓见。

古今之论运用辞章、修辞之总则者，从特定之语境（含上下文语境、对象语境），或强调内容之“诚”

(“信”)。《易·乾》云:“修辞立其诚。”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六十八章)——“信,诚也”;“诚,信也”,许慎之《说文解字》即将“诚”、“信”互训。今人论辞章、修辞之运用者,辄引之以为总则。

古今之论辞章、修辞者,或强调另一侧面“美”(“文”、“巧”)。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刘勰盛赞此说,谓“言以文远,诚哉斯验”(《文心雕龙·情采》)。这里的“文”,可视为“美”的同义词。老子也说“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道德经·六十二章》)。当代学者钱钟书亦云:“巧不妨信。”(《管锥编·毛诗正义·河广》)。

上述诸论,或从内容讲,要求“诚(信)”,或从形式讲,要求“美(文、巧)”,均从其特殊之语境提出的高论,十分精辟。

作为辞章学、修辞学研究者,不宜限于某语境,不宜只顾一端立论。看人,要看全人;观书,要观全书。《易经》全书既论“诚”,亦论“美”,“诚美”并不偏废。《周易·贲》卦,就是论“美”的专文(请阅拙文《“诚”“美”兼具,辞章之圭臬》,《福建文史》2012年第一期)。《道德经》也一样,既要求“信言”,又不废“美言”。刘勰深得其旨,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文心雕龙·情采》)这也是对内容与形式的要求,是“信”(“诚”)、“美”并提的。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内容与形式之“诚”(信)、“美”(巧)并论者,是“至圣先师”孔